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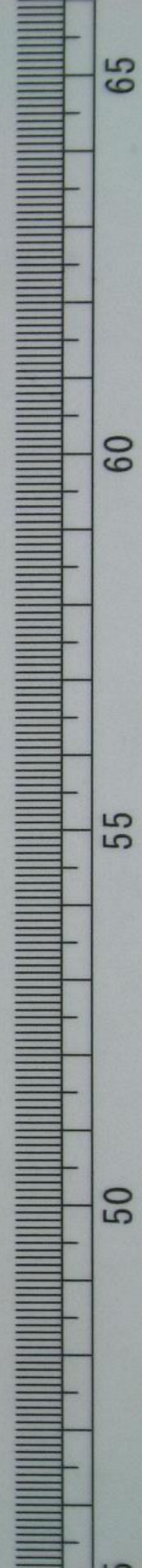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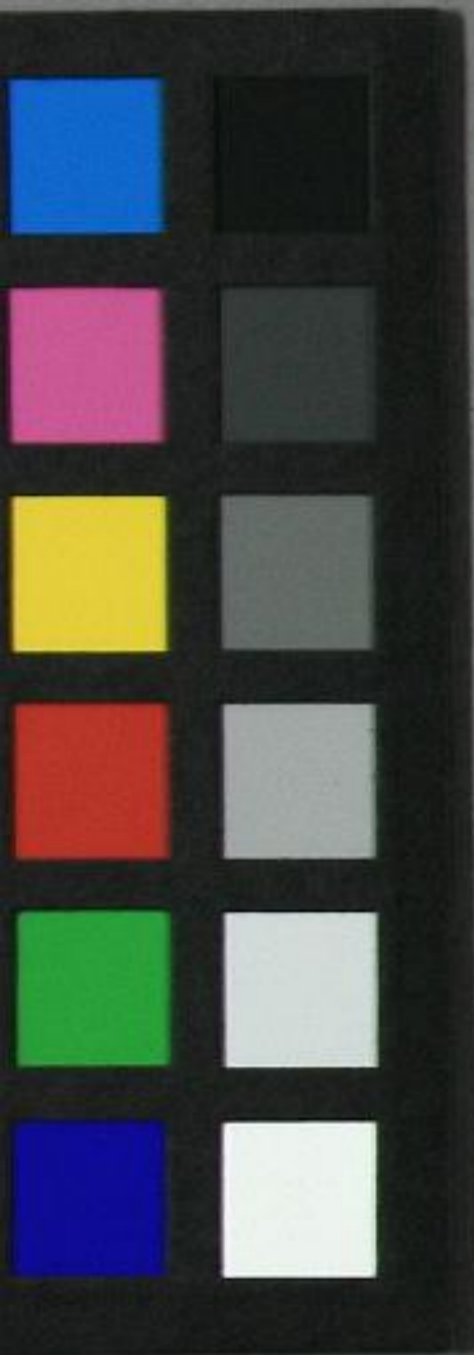
文章軌範 二 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8

4



田

文庫 11  
D 228  
4

點註續文章軌範目錄

第一卷 放膽文

進學解 韓文公

伯夷傳 司馬遷

屈原傳 司馬遷

卜居 屈平

漁父辭 屈平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泰伯

解嘲 揚雄

點註續文章軌範目錄

010190557052

答賓戲

班孟堅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東坡

第二卷

放膽文

象詞記

王陽明

潛夫貴忠篇

王符

對楚王問

宋玉

項羽贊

司馬遷

異性諸侯王表

班孟堅

賣相者言

劉覆甄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貨殖傳一章

司馬遷

第三卷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說難

韓非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游俠傳序

司馬遷

說商君

趙良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逐客上書

李斯

諫吳王書

枚乘

論神怪

谷永

第四卷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

王命論

班彪

機論

馮用之

本論

六一居士

諫論

蘇老泉

觀過斯知仁論

蘇東坡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讀楚語論

蘇東坡

酷吏傳序

司馬遷

論志

朱伯賢

第五卷 小心文

過秦論中

賈誼

過秦論下

賈誼

諭巴蜀檄心文

司馬相如

報任安書

司馬遷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論賢粟

鼂錯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喜雨亭記

蘇東坡

政事堂記

李華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第六卷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報燕惠王書

樂毅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答蘇武書

李陵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陳情表

李密

却聘書

謝枋得

第七卷 小心文

樂書贊

司馬遷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范睢蔡澤列傳贊

司馬遷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蒯伍江息夫傳贊

班孟堅

言傳喜書

何武

梓人傳

柳子厚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五代史伶官傳序

六一居士

與蓋寬饒書

庶子王生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柳州

待漏院記

王元之

以上凡六十八篇

明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

安福人正德進士至國子祭酒謚文莊

明焦竑字弱侯號漪園南

京旗手衛人官歷翰林脩撰病免杜門著書

南溪云蓋退之嘗憤不遇

爵勃之氣在中便擬屈揚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一

明東郭鄒守益批撰

漪園焦竑評校

九我李廷機註閱



日本南溪宮脇通赫輯補

放膽文

進學解

韓文公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

文法揭其伎倆出之故全篇多對偶語文字自帶古色

天道篇刑名賞罰治之具

紀記也

鉤猶以鉤取魚也

邪登崇峻良峻俊通○茅坤云告諭體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庸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言成就人言蓋有幸而獲選幸字有含蓄孰云多而不揚茅坤云含蓄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以上皆勉勵學者之辭○樓云語健○四語可謂名言然文公之意微有含蓄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謂六經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事者必鉤其玄兩句是讀書法○先叙此四段段段周悉句句彫畫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杖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以上稱其勤于己業賦排

南漢云排斥異端主張祖訓是為人之正道大義古今有道者所自任退之眼識到此是所以為退之醜音農厚也

異端攘斥佛老茅坤云先生大旨挈言之補苴罅漏補綴緝也苴包裹也謂綴緝包裹儒術之罅隙張皇幽眇道之幽而隱微眇而少者則鋪張而廣大之尋隊緒之茫茫茅坤云俱工而雄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以上稱其勞於衛道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姚姒虞姓姒夏姓○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也殷盤謂盤庚上中下三篇是也佶屈聲

逮莊騷莊子離騷太史所錄遷之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猶樂之曲異其調先生之於文可謂閑其中而肆其外矣以上稱文章之著見○謝

曲調先生之於文可謂閑其中而肆其外矣以上稱文章之著見○謝



考異諸本具作其

考異諸本堂作蹟

愈唐貞元十八年調國子四門博士元和元年為國子博士後為四門博士後又遷為博士

云文公作文專占地步數段下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設難中寓目任意地步最高

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以上稱為人之上成立○孫云上

四段稱美此下言其不遇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破無患有司不公不明之說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陽山縣

令○主張全在不見信不見助數語三為博士元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

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

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細木

為楠構榱侏儒椳闌扂楔宋音盲大梁楠椽也構榱二者梁上短柱也侏儒短椽之屬椳闌

戶樞也闌門中樞也店音店門扇也楔音屑門兩旁水也○設為先生解弟子之詞各得其宜施以

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四者皆貴藥玉札玉屑也丹砂

硃砂也赤箭山草之類生陳倉及太山少室青芝出太山牛溲音瘦馬勃音敗鼓之皮三者皆賤

藥牛溲牛溺也馬勃馬屁菌生濕地如菰而貝且輕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

良也何孟春曰以匠氏醫師引起宰相登明選公雜進巧

拙紆餘屈曲貌○紆餘才優也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

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

老子行荀卿守正大倫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荀卿疾濁世之

政亡國亂君相屬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于蘭

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

舉音落校較也八大及雋作較

及雋作較

遇於世何如也。茅坤云冷語不盡。○言二賢不遇正以自解。今先生學雖勤而

不繇其統。茅坤云分寸。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

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四句解前四段意。猶且月費俸錢一歲糜

廩粟子不知耕。嬖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

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二宰臣不見斥。茲

非其幸歟。動而得謗。見道之言是地步高處。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

分之宜。上四句解動輒得咎。若夫商賈賄之有無。計班資

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

不以杙音音為楹。杙楹也。楹大柱也。茅坤云。掉尾指。而皆醫

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昌陽即菖蒲味辛無毒久服輕身不老延年豨苓即

猪苓也。○此段見無嗟鬼尤人之心以終解弟子之意又應前醫師匠氏二段之說。

孫盛夫評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拔地倚天

旨出于揚雄解朝東方朔客難班固答賓戲而公過之。

洪容齋評東方朔答賓戲而公過之。

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馬

鄒東郭評此篇出入莊騷追步班馬其字句全得左氏

又妙處初學讀而又久之則下筆自有沛然之思矣

評韓昌黎作進學解觀前諸生業患不能精四句及後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四句此意於學者極有補余選續文章軌範首取此篇而終之以待漏院記者先處而後出也與疊山先生先出而

廩彼錦切  
嬖一作婦

從役一作促

南溪云動而得謗一即氣

脈聯絡全篇

辨解根抵處

樂記投殷之

后於宋鄭註

投舉徒之辭

也

為散官俸下

也

玉川子盧全

之號嘗為月

蝕詩昌黎稱

其二

點言續文章車軌卷一

後處正相反莫後學熟讀此集出而有為于天下云

伯夷傳

司馬遷前漢

遷字子長龍門人世為太史令著史記百三十篇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茅坤云以議論敘詩書

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司馬貞云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

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

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

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老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取

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司馬貞云說者謂諸子雜記也堯讓於許由及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許由必是隱于箕山但言其避讓非也孔子

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概梗也畧也王鳳洲云始言傳舜若是之

難疑無許由事繼言親見許由冢又疑其事可信正太史公妙處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逸

詩可異焉逸詩即采薇詩異者疑其怨也此篇妙處在

傳亦自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此方是父欲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

南溪云是傳

之瘦体以議

論行敘事者

奇偉變化絕

巧文字

東龜年云被

六藝指六經

史滑稽傳序

孔子曰六藝

於治一也禮

以與人樂以

能紀書以道

事詩以達意

易以神化春

秋以道義又

孔穎南經解

之篇六藝則

詩書禮樂並

合稱經可以

証也

點註續文章輯覽

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

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

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太公以義人許夷齊則伐紂非其本心亦自可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

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

食之薇蕨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王不自知其非神農虞

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上世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則我安所歸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于嗟嘆辭徂往也死也言口

於首陽其傳語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德潔行如此而

餓死轉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厭飲也言不飲飽而卒發天天之報施善人此引回

上文與善不信之說其何如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膾人肝暴戾

恣睢睢香萃切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

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上下千古無限悲歌感慨之情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

東龜年云叩與相同困學紀聞史記正誤云致堂胡氏云叩馬之諫孔子未嘗及也程子曰史記必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叩位

一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兒惟肖云依漢書律林

志武王即位二年餓死

津四年克殷史記豈謬哉

程子誤計文王受命之年為武王十二年

年程子豈不

疎乎

書蔡仲之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睢音雖恣睢暴戾

得兒後漢葛或傳負功恣睢肆怨克

得兒後漢葛或傳負功恣睢肆怨克

得兒後漢葛或傳負功恣睢肆怨克

得兒後漢葛或傳負功恣睢肆怨克

得兒後漢葛或傳負功恣睢肆怨克

儻未定之詞也

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

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結言天道不足

信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此承言天道雖有不信處

然吾人不可因是阻為善之志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言名平舉不可砥

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操行不軌以下

此指擇地而歸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

向名今者死權者至死不休衆庶憑生也○終上文各從其志意至同朋以下却說一見於夫子意○王鳳州云善惡報應之說太史公深疑之東坡三槐堂銘言此

皆歸于大之未定則善惡之報可以必然後曉然無疑矣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

彰○此意似無緊要類似暗說而已巖穴之士趨○善地附驥尾而致千里

不稱悲夫閭巷之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施于後世哉唐荆川云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非謂登仕路也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必有

賢人隱逸民傳誓康早有青雲之志陶弘景見葛洪方書便曰仰青雲睹白日不為遠矣皆指在下者言自唐人用

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羅錦山評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

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未蔽之詩酒

正義曰重謂夷齊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賈子賈誼也憑史記作憑音凭

東甯年云史記

范睢傳須賈

曰不意君能

自致於青雲

之上青雲隨

處有異引陶

弘景亦無所

當

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遠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遺過是以不免于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鄒東郭評

此篇傳伯夷而先叙登箕山見許由家云云者可以知司馬公考究其精處且叙事有体而舉天道善人直斷之其殆傳文之深邃者矣

林次崖評

此傳就伯夷出處上生一篇議論與尋常列傳不同蓋傳之衰体也屈原傳亦然其言伯夷顏淵為善而遇禍災盜跖為惡而獲福壽蓋重有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遷已矣

吳世家立王

李九我評

余讀揚外菴評曰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未嘗不嘆其研精史

為王公子光

弑王僚自立

為王是為吳

王闔廬

殍史記作葉

學後讀太史公自叙曰太伯避歷荆蠻武攸興古公王誦闔廬弑僚實服荆楚大差克齊子胥鳴夷信託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乃知外菴之論本此又讀朱子文曰孔子稱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傳渾身是怨矣余按此傳始雖不免于怨至得孔子而名益彰不如此由光不少緊見則向之西山餓殍軼詩寫怨者皆付之水消風釋矣又何怨此太史公縱橫妙處羅景綸謂東坡赤壁賦步驟此傳信然

孫盛夫評

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眾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其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冢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

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以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于怨矣叙其事述其歌中之曰怨耶非耶其末雜引經傳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賢附驥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之無傳而壽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于六藝而已孰謂子長愛奇哉

屈原傳凌以棟云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南詞也司馬遷

南溪云是傳之遺休叙事中間議論者正義曰左徒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在左右拾遺之類上官大夫靳尚南溪云蓋原傳固無明文淮南僅據其遺文作之傳耳余按懷王客死于秦頃襄王新立子蘭為令尹是子蘭左廷奸譏張威福之時而國人舉各子蘭子蘭疑原所為益怒鍛鍊構陷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諛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語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遭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自此至與日月争光可也論屈原之作騷於傳中雜以議論傳無此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

容死不脫原  
視不免死  
吟奔赴自投  
水死以避獄  
吏之辱刑場  
之慘也此於  
誰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世  
不可謂今知  
死不可讓等  
語可見然則  
原之死也誠  
出於不得已  
可謂潔死者  
矣若夫日以  
此

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音汗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儼然泥而不滓者也。音靜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張儀事為屈原諫楚張本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楚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之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虎關斯死得  
所則如不得  
命何又何暇  
購九州而相  
君優遊以卒  
歲哉

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之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閔九年左傳  
曰管召也



請受而甘心焉

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于懷

張儀傳曰：鄭袖日夜言懷

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

王曰：人臣各為其上用，今

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

地未入秦，秦使張儀至，重

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

而殺秦必大怒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

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

秦而不反也。懷王不用平言死，子蘭入或咎之，頃襄王反用之，而抑屈平免死，幸矣。屈平既

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其欲悟，冀幸君

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

終不悟也。以欲反字，不可以反，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

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為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

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

詩大東：瞻言顧之，潛焉，出涕。毛傳云：反顧也。

深史記作泄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王輔嗣曰漂不停流之謂也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者明主汲我道用之天下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

懷瑾握瑜文選作深思高舉

竊竊楚辭作香李墨作然

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

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

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敘事未畢中間又雜

以論辭與伯夷傳略同皆愛體也惟伯夷屈原太史公所重慕故詳論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

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

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

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漁父此奇而能與世推移舉

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

啜其醢舖食啜飲也糟酒滓也水滌糟曰醢醢者薄酒也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

見放為唐荆川云昔人論醉醒之說謂醒難醉尤難余謂醉醒一也醒不厭世塵醉非耽世味非善醒者曷

善醉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司馬貞云汶汶者

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

蒙世之溫蠖乎司馬貞云溫蠖猶惜情楚辭作蒙世之塵埃乃作懷沙之賦其

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云陶陶盛陽貌莽莽傷懷

永哀兮涕徂南土王逸云徂行貌音車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徐廣云眴眩也張守

寃作難懸之

高澤深視之胸野甚清淨

效猶蠶也

也。鞠窮也。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刑法以為園兮。常

由楚辭作逆

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由道也。章畫職墨兮。前度

楚辭直作厚

未改。畫計畫也。墨繩墨。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削

重作正。滕下

兮。孰察其揆。正文幽處兮。滕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

有暇宗

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司馬貞云。鳳皇在

鏡兮。雜雉翔舞。王逸云。效。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

人之鄙。如兮。羗不知吾所臧。王師叔云。羗。任重載盛兮。陷

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云。示。語也。邑犬群吠

兮。吠所怪也。誹駿。一作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眾

發辭桀作傑

不知吾之異米。王逸云。言已能文。能質內。以。材樸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悟兮

孰知余之從容。王逸云。重華謂舜。接連也。司。古固有不並

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慕。願。懲違改忿

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云。進路

比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云

也。死亡。亂。曰。司馬貞云。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浩浩沅湘

兮。分流汨兮。司馬貞云。沅湘。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司馬

貞云

也。水名。汨音聿。

也。死。亂。曰。司馬貞云。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浩浩沅湘

兮。分流汨兮。司馬貞云。沅湘。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司馬

貞云

楚辭幽拂 曾喻恒悲兮永嗟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

可謂兮王逸云謂猶說也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兮驥

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云錯安也定心廣志余

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長沙羅縣汨音覓

正義曰類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一云類法也

江以死則非矣故不滿意

鄧明宇評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

即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此傳亦有感而然隨流揚波者不至於俱濁亦不必獨醒所謂與世推緣

也者

鄒東郭評史敘事繁而不亂裁斷簡而實精可謂深得屈

原之心而世之人君讀此可以知戒矣

唐荆川評余讀賈太傅賦云騶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

故都讀太史公贊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噫噫若二公者可謂不知原矣原之可過者

不忍見宗國之傾危殉節以死為過耳善乎蘇子由曰柳下惠三黜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

母之邦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禽之則藏終身于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此為通

論然愚謂以葬魚腹者蘇虎闕斯死得所矣章人吉曰居處也謂立身所安之地非居室之

卜居居原以懷王信說黜賢設為疑辭以上所處非真疑而問也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

虎闕即武闕

南漢云屈平於已所從既決胸中嘗無所疑而欲述世越人情以傳後世使人有所鑑特設疑問以為此文以寧字將寧一正一反登舉許多行狀然後說出世越末以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結束乃明為賢為愚由已不由人意真是見道

之言盡曲入神絕佳絕妙

三十斤曰鈞楚辭鐘作鐘

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

決之詹尹乃端筮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

悃欸欸章法句法○王逸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承素斯

無窮乎王逸云不困貧也寧誅鋤草茹以力耕乎隱居將游大人

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音偷生

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從譬音足慄斯王逸云承顏色也喔

伊音握嚔強笑以事婦人乎張銑云諸君之所寵也寧廉潔正直

以自清乎將突梯滑澁滑挐圓轉如脂如韋取軟以潔楹

乎取圓義○呂尚云潔楹謂同諸說也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

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

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音爭食乎此

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

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正說吁嗟默

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應夫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

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章大吉云問詞大都以廉

貞獨立與諂諛從俗分說寧字與將字有輕重韻叶乎字上至末乃嘆世之溷濁而莫已知若知己則不必卜矣詹尹短長數語只起策龜不能知意言惟聽君所為爾

樓迂齋評詹尹謂物之不齊長短大小多少不能相通雖神智有所不能知行己之志而已

漁父辭

屈平

南溪云辭体最貴流暢而嫌艱澁於是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

章法句法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之三姓昭

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

原景屈原其辭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濁何不一濁音其泥而

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飲其醪酒糟也何故深

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拂塵也新

浴者必振衣袂上安能以身之察察清潔受物之汶汶者乎

垢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

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冠系也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復與言祝堯云古今作歌固莫非以騷為祖他有所謂曰重曰之類即是亂辭中間作歌如前

赤壁之類用倡曰少歌曰多賦尾作歌如齊梁以來諸人所作用此篇體

洪容齋評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之作

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

有先生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

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

平子二京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二

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

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

新意稍出于法度規矩也

史記日者傳註曰名卜筮日日者占候日時也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泰伯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如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如流

行過而浮生若夢為權幾何董份云此篇叙宴樂之趣而

客也發端數語尤瀟灑風塵之外看來此老胸懷有須彌大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用況字一轉更有許

地假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

謝靈運族弟曰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靈運襲封康樂侯幽賞未已高談

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聶約云坐花句切春夜

此兩句真有排闥八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

金谷酒數金谷石崇園名在洛陽一名梓澤崇嘗會

李廷機評此序為春園夜宴而作不惟描寫當時光景奇

花醉月等字具見錦繡心腸非

茅鹿門評字僅百有奇而逸趣幽懷流連光景迄今猶令人眷戀紙上

解嘲 楊雄前漢揚雄字子

雲蜀郡成都人為郎中給事擬周易草太

玄擬魯論著法言王莽時為黃門大夫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定陶丁姬哀帝母也見明為太司

鄉侯晏為孔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

以自守泊如也安靜○呂延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

南漢云此篇以一百十有七字捉摸春

夜游宴之景情而筆鋒縱橫磅礴天地古今人物之間千載之下讀之自覺心胸瀟灑眼目

黑註續文章輯卷一

描音苗畫也

答客難解嘲 答寶戲及進 學解業皆振 韻

侍中董賢性 和柔便俊得 幸于上為大 司馬

原莊續文章輯卷一

司馬相如傳色也言雄作之不成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故有剖符之其色猶自故無祿位

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登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賢同行登金門上玉堂有日矣待詔在金馬門又黃曾不能到論者莫當止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

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然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言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纜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

拓落也拓落猶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

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樓昉云此應上朱丹其轂意以周綱解結群鹿爭逸鹿喻在爵位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

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翻恣意所存矯翼二句喻甚婉切故士應上世或自盛以素范

輒雖連蹇偃蹇而為萬乘師今大漢從君左東海右渠搜

舌如電光謂辭辨速如電光之閃也

李善曰拓落遼落不諧偶也

也

赤謂誅滅也

宣帝紀詔令長吏二千石

車朱轡千石至六百石朱

左轡轡車箱名車之蔽也

離為十二晉宋衛晉陳燕曹齊燕楚秦鄭



合為六七魏在金城西前番馬州後椒塗陽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官徽以糾  
秦糾三合繩也繩制也以鑽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  
盧倚盧喪居漢律不行三年喪者天下之士雷動雲合王  
云今大漢以下正与上文四分五剖相反微以糾墨  
四句一言刑罰一言教化徽制散風等字甚是奇巧魚鱗

雜襲咸營于八區也方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  
戴音史垂纓而談者皆倚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  
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  
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

多四雁雙鳧飛不為之少難尊之則為將數句意昔三仁  
去而殷墟一老歸文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蠶存而越

霸五殺百里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此應上世之范睢  
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此言人十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樓昉云此段即上鄉行  
意而又不重天上世之士應首或解縛文而相管或釋

禍而傳說或倚夷門而笑侯或橫江潭而漁楚詞或七十

說而不遇孔子于七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

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

家為大盈 齊桓公見 或擁篲而先驅 鄒是 以士頗得信 仲其舌而奮 夷門監者公 子聞之往請 欲更遺之不 肯受 鄒行車於齊 適梁惠王郊 迎如燕昭王 先驅 不悅眉不悅 眉下色以求 賢人也 雷火喻執權 用執者

南漢云此篇 之作蓋自知 玄知默六句 生出來

又云以當時 適得宜五字 大繳解釋前 許多議論更 喚起恃感諒 在四字以時 一字照應前 時字收拾重 用故事一掉 餘尾以太玄 二字完結有 氣格有風彩

齊桓公見 或擁篲而先驅 鄒是 以士頗得信 仲其舌而奮

其筆室隙踏瑕 猶經 而無所詰也 當今縣令不請士 郡守

不迎師 群卿不揖客 將相不悅眉 言奇者見疑 行殊者得

辟 罪是以欲談者卷舌 而同聲欲步者擬足 而投跡嚮使

上世之士處乎今世 策非甲科行非孝廉 舉非方正 獨可抗

疏時道是非 高得待詔 下徧聞罷 又安得青紫 言抗疏有 帝報以聞而罷 且吾聞之 炎炎者滅 隆隆者絕 觀雷觀火

為盈為實 言盛之 易衰也 天收其聲 地藏其熱 高明之家 貴富鬼

瞰其室 而福謙 攫擊者 言執權 用勢者 默默者 存位極者 高

危自守者 守道 身全是 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 爰清爰靜

游神之庭 惟寂惟漠 守德之宅 世異事變 人道不殊 彼我

易時 未知何如 即易地皆然意 王士性云 雄以士名擅 其功勳 傳恭大夫 當代顧不能守 玄嘿以終身 而附恭賊 頌

龜龍不亦病乎 子之笑我 玄之尚白 吾亦笑子 病甚不遇

俞跗與扁鵲也 悲夫 客曰 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 范蔡以

下何必玄哉 楊子曰 范睢 魏之亡命也 此又應上世之士 復中前意 且章法

整折骨 摺骸 格免於徽索 翕肩 踏背 意 扶服入橐 尚

初入秦 道遇穰侯 藏於王 驚 激叩萬乘之主 介 涇陽抵

一縱一橫雷音紙側擊也。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頌音頤頤音曲

動電閃變化不測愈出愈妙字字為規貌醜西揖強秦之相益音扼急其咽而

是一代作未萬世模範又云使雄不持也元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

洛陽高祖所都婁敬委輅輅胡革反應劭曰輅謂脫輅掉三寸

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

臣之儀得也呂刑周穆王命靡敵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

蕭何造律宜也林希元云五也字相故有造蕭何之律於

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有建婁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則謬矣左氏傳曰召公糾有談

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金日磾張安世許則狂矣此段廣漢史高皆貴族

山響若坻隤音邱頽隤坻大坂山房堆欲雖其人之膽智哉亦

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

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于章臺秦臺名四皓采

榮於南山四皓隱於長安之南商洛山中公孫創業於金馬公孫弘對策

騎發跡於祁連山名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君東方

朔割炙於細君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獨守吾

入閩而都之

傳其身之遂

賊惜哉

高祖在洛陽

婁敬說曰陞

下都洛陽豈

欲與周比隆

我然取天下

與周異臣竊

以為不侔矣

且秦地被山

帶河四塞以

為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眾

可具因秦之

故資其美膏

腴之地此所

謂天府陛下

入閩而都之

東方朔傳武帝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

太玄李廷機云歸結只在太玄兩字○唐順之云此祖東方生答容難枝葉文采過之其一氣渾成則相去遠甚

鄒嶧山評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寓譏時之意而陽咏嘆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于此

凌稚隆評中間文意凡四轉說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析詳盡學者熟之自不難于攻辯議論

班孟堅後漢班孟

答寶戲堅名固彪之子明帝時授蘭臺令史典校秘書著西漢書

南漢云此篇全學解嘲以問答說其所蘊彼則奔躍古致此則流暢富麗最見文字變化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

不析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李光縉云規模全做解嘲

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末後一結不能忘情其辭曰寶戲主

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

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

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

墨突烟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

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

洪道德孟康云龍虎之文舊矣黃洪憲云先安頓取告

其舍著作卒不能掩首尾奮翼鱗振拔鳥塗跨騰風

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藉書紆屈體衡

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言無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

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緝音且終也。以年歲然而器不賈音古于當

已猶常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搗藻如春華。猶無

益於殿最也。下功曰殿。上功曰最。唐寅曰。孟堅此篇率皆自譏。自謂之語。欲以自重。適以自輕。縱后

來辨駁。得止亦處。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

顯號應名。亡有美諡。不亦優乎。暗指主人道音悠爾而笑曰。

若實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音查突音奧之榮。

燭光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

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

說之徒。風飈音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音漂飛景音影附雲

燭音洽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韋昭云。搦

也。鉉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蹶棄也。虞卿

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聚聲發投曲。投合也。感耳之聲。合之

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

會。風移俗易。乖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

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帝王以

鑽考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

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劉良曰。言據微倖乘邪。險以求富貴也。一日言

不久也。○及至以下。言不險必速敗。以見其不足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頓。福不盈昔

大雅開如虎  
如虎之怒  
齊圍燕燕  
保聊城魯仲  
運乃為書約  
之擊矢射與  
燕將燕將得  
之泣自殺  
平原君欲封  
魯連碎讓使  
者三往終不  
肯受平原君  
置酒酒酣起  
前以千金為  
魯連壽魯連  
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取  
范睢傳魏齊  
夜出見趙

齊圍燕燕  
保聊城魯仲  
運乃為書約  
之擊矢射與  
燕將燕將得  
之泣自殺  
平原君欲封  
魯連碎讓使  
者三往終不  
肯受平原君  
置酒酒酣起  
前以千金為  
魯連壽魯連  
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取  
范睢傳魏齊  
夜出見趙

相與鄉虞卿自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脫其相印與魏齊間行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王廷相云朝

不可說乃脫禍多之言真足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華夕悴福少

齊間行字喚起名字正解韓非設辯以激君呂不韋行詐以賈音

三術商鞅見亦云名而已矣國說難既適也終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

久孝公睡不聽鞅曰吾說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

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道恢皇綱

基隆於義農規廣于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李善云炎如

日威之威尊如神同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

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赫和枝附葉著磨猶

水之植山林鳥魚之毓中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

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此段叙大漢之盛儻亦

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曜明也欲

從音毛堆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濶乎重淵亦

未至也賈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

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即皋陶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

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

聲於康衢作歌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牛角高歌

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為雄伯之務

以疆國進公大悅之耳

其膝之前於鹿也鞅曰吾

也後又見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前於鹿也鞅曰吾

也後又見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前於鹿也鞅曰吾

也後又見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前於鹿也鞅曰吾

也後又見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前於鹿也鞅曰吾

也後又見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前於鹿也鞅曰吾

之所信音伸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陸賈

優游不仕也新語以興董生董仲舒下帷下帷講論發藻儒林劉向

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李周翰云譚深也法言太玄皆及時君

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壺苦水及閭也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

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

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身顏耽

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

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

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

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荆

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賤也視也不知其將含景曜

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媒之媒息列反

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躔昊蒼也躔音據李周翰云

躔行也李善云昊蒼皆天也○董份曰而喻最占地步詞亦壯偉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

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應名

者君子之真也歸有光云收上而喻而以若乃牙伯曠師

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般音

班班音推巧於斧斤推音覺韋昭云推猶專也良良王樂伯樂軼能於相馭善相馬善

漢書譚作曹

東門之松婆娑其下

漢書垂字上有其字

天符謂天性也

漢書蚌作蚌

忽荒謂天下八荒也漢書吳作顯

取鳥獲抗力于千鈞和秦醫鵠扁鵲發精于鍼石研韋昭云研范蠡之師

計然桑桑弘羊心計於無垠凌雅隆云引牙曠諸人與上引伯夷諸人是一正一反文法

走謂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應默自娛于斯文斯文一

字結應上著述為業意

章大吉評聖哲重功名而輕著作徒馳辯橫藻無所成名

何也蓋戰國橫驚以魯連虞卿電激一時然風

移非迂不通非君子之法如商李朝榮夕摩韓

呂囚身豈若孟狄大漢度越帝王同符

天地一躡晦如萬物蕃滋零落於天地耳安

可同戰國時恣其游說也又言鞅斯固不足道

上古之士豈盡然乎夫臯陶諸臣以神交陸董

諸賢以文顯而吾徒師表迺在夷惠孔顏且聖

哲有同異慎修而名隨觀諸珠璧應龍君子豈

有暗而不久章者我牙曠輩絕技雖不敢廁而

斯文自娛默固無妨于名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孔德璋名

顯魚容反

稚圭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仕齊于太子詹事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彦倫隱于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鄙之乃假山靈之意以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迂云今建康將山是也○周顯字彥倫隱于鍾山後應詔仕齊將過北山孔德璋乃作北山移文以却之後累官國子博士著四聲切韻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假山靈而言○鍾山山名後更為蔣山草堂地名即草堂寺遺趾英靈二

神也○茅坤云首假山靈勒移之意泛論云先處馳煙驛

而後出者尚未說入事實筆氣瀟灑寫景絕似

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雪

南溪云此篇蓋自離騷來

布置假託嘗無斧鑿痕烹

字煉句盡我極巧景情入



令人不覺魂

飛魄往

耿介刘良曰

謂執節之士

也

蕭洒脱落也

以方潔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

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履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衰志

猶却行而脫徒也○田汝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

成云芥字從字下得甚一聞鳳吹於洛浦吹笙作鳳鳴遊

于伊中值薪歌於延瀨蘇門先生遊于延瀨見一人採薪謂

二章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

朱公之哭始終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楊朱見岐

泣之為其可下迴迹以心深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

呼尚生不存尚長仲氏既往統山阿寂寥千歲誰賞世

有周子謂馬俗之士俊通既文既博亦女亦史然而學道

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致轅闔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及審之復

來求之則亦不可得見也○李九我云此段方說入周子

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幅巾隱上服也希幅巾也

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

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茂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嘆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譚空空于釋部李周翰云空空

釋部佛經顯覆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

光而謀湯得天下已而讓涓子不能傳涓子齊人餌水及

光光遂負石沉河而自匿涓子居山鼓風及

嚴胡得反考

之使實也

老子玄之又

玄

涓子腹中有符籙制風雨

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龍李善曰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漢則謂之尺一簡髣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羅大經曰昆以

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後鶴到京華故山岩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後以

道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乃知北山終爾乃眉軒席

次袂聳筵上被其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

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

其紐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秩石以上者皆銅印黑綬也跨屬城之雄

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茲譽於浙右道秩長擯法

筵久埋敲扑誼置犯其慮慄訴倥傯倥傯苦也窮困意不暇給也慄俗作悚

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

綸於析獄籠張趙於往圖漢張敞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

都架卓魯於前錄後漢卓茂遷密令吏不忍欺希蹤三輔

豪馳聲九州收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君左內史更名

九牧註九州之牧貢金也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

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

還颺音標入幕馬霧出楹蕙悵空兮夜鶴怨山入去兮曉猿

驚劉辰翁云王介甫最喜讀移文逸其高霞孤映數語以為奇絕蓋其用字用句全是敲推出來自爾膾炙人口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綬塵纓疏廣投簪疏廣東海

其製荷衣隱者服也

銅印墨綬縣令之章飾也

敲扑謂打人聲也

析獄審刑書也

架起也舉也

文選錄作錄

都架卓魯

後漢卓茂

遷密令

吏不忍欺

希蹤三輔

漢書內史

武帝更名

京兆君

左內史

更名

九牧

註九州

之牧

黑... 卷一

捕獲聚也... 上也謂說也

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  
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澗之

擺補買及持而振之也

之愧○以下又假山靈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

議而山乃首陽山也夷齊歌也東臯之素謁阮籍奏記曰

叙述山靈譏嘲慙愧之狀無一毫烟花氣今乃促裝下邑

浪棧上京雖情投於魏闕象魏也言高或假步於山崩豈

文選蒙作無

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薜荔香草也碧嶺再辱丹崖重

滓言山之草木且羞見周子周子尚何面目復見山靈乎塵游躅於蕙路躅踪也汚淥

池以洗耳皇甫謚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洗耳臨池而洗耳宜扁岫幌掩

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安轡於郊端王士

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俗士逋客謂周顛也

○焦竑云讀之兩腋風生恍然羽化客矣

歸有光評此等文字活潑若禹工描景真切若美女傳情

刑賞忠厚之至論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

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不歐公歐公驚

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以為子固歐

公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一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

此人放出頭地士論洵洵父乃信服

蘇東坡

顏禾穗也

黃注讀史通

卷一

十七

創亦懲也

本集八大威  
作威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  
 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正是忠厚處。主意在此。以君  
 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  
 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  
 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  
 書。盛世之忠厚如此。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  
 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戚而不怒。慈愛而能  
 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此見哀世而  
 存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

東周年表  
 公族有罪及  
 三宥有司不  
 對戮刑于向  
 人豈唐虞之  
 遺法邪

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  
 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姜鳳阿云。皋陶  
 舉縣事。對出。此狀虛為實。文法形。無殺人事。他把  
 容迫真處。○第坤云。將虛情作實案。四岳曰。縣可用。堯  
 曰。不可。縣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  
 人而從。四岳之用縣也。然則聖人之意。姜云。婉曲有味。蓋亦可見  
 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  
 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第坤云。纒入賞之過。平。仁。可以  
 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殆出忠過  
 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質。義不可過也。李九

孟子可以取  
 可以無取  
 傷廉可以取  
 可以無取  
 傷惠  
 文元年左傳  
 蓬目而對聲  
 忍人也

精銳之氣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又振起古者賞不以爵祿茅坤云刑不以刀鋸

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功之明者而不

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疑者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

刀鋸之所及罪之可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疑者先

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茅坤云又知

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

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照起意使天下相率而

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歸重仁字於忠故曰忠厚之至也詩

曰小雅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二句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南溪云引詩  
春秋處餘波  
振蕩乃見文  
情精彩此是

掉尾手段

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

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茅坤云百尺竿頭又進一步而責人貴寬意見

著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茅坤云

羅景綸評君子之文以無為有東坡平生極熟此書故其

為文駕虛行危惟意所到其論刑賞也曰殺之

刑之寬此等議論讀者皆如其所欲言出推者莫

知其所以自來將無作有是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陳磻洲評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

文章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子瞻有戰國縱橫之學此論可見矣

李文登評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詩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二

極也觀東坡中試諸論及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米色初學讀之而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

茅鹿門評東坡試論文字悠揚跌宕於今場屋中極利者也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一終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二

明 東郭鄒守益批撰

漪園焦 竝評校

九我李廷機註閱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放膽文

象詞記

王陽明

書曰廛三苗於三危今明廣貴州山中兩居者皆苗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

點註續文章軌範 卷二

族也。南溪云此篇以象之見化于舜者立案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居音姬語助猶言何故也。王鳳洲云抑

反覆辨論說曰斯詞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

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

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

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于唐而猶存於今。毀於

有庠而猶盛于茲土也。胡然乎。轉巧妙。先言象不當祀。兩以胡然乎設難。文法亦

駭。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烏。劉尚說

漢書註顏師古云有真在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茅坤云一唱三然則祀

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既格。大禹之後乎。

韓詩外傳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思其人。慎其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

遠且久也。此段歸在舜身上。見舜德入人之深。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

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

格。姦。瞽。瞽。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

諧。此意絕妙。文勢亦自圓活。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

於善。信乎象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

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

之者之周也。即管蔡之當誅。以明象之見化。別有一種奇思。不然。周公之聖。而管

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

于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

子蓋周官之制一步其始做於舜之封象歟李廷機云把象祠說得稟

稟動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

南溪云然則此段歸在象身上見象之化於舜却重在此

以下總收前意○王鳳洲云用始終意總收上剖判得好然則唐人之

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

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此似引導苗夷意

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此似規諷

安宜而猶可以化之也議論有

王荆石評思淵辭粹冲夷渾雅讀之洒洒快人令人感激

蓋天地間有數文字未易多得也蘇頌濱嘗云

於山見終南高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

於人見歐陽公而猶未見太尉也於此文亦然

鄒東郭評此篇行文思致婉切議論深長未

許穎陽評一篇文字多少關鍵多少意思多少精神

末復有提撕世俗之意真足垂法風世

王鳳洲評陽明先生以理學名世作象祠記亦是一團理

學所謂月映萬川處處皆圓斯足以盡先生之

厚籍矣

李九我評只是一象詞記說到舜德之入人深又說到象

之見化於舜中間奇思滾滾姿態自出如入錦

點生黃文卷九

三



潛夫貴忠論

王符後漢王符字子真

信耿介不同於俗以故遂不得升進安帝朝隱居著潛夫論三十餘篇後漢書本傳載五篇貴忠篇蓋其一○和安之後世務游宦而符耿介不同於俗乃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足以觀當時風政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

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

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

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臯陶王者法

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句法勁

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唐虞

周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祿流行本

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

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息夫躬董賢皆西漢哀帝

時天以為盜是四子十六字彈文說易曰德薄而位尊智

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

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

日富貴則背親捐舊言言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

漢書曰作旦

南溪云此篇議論自大處起說入小處指斥奸臣情狀一一刻尤如起首數節眼力絕高道味自存文字極雄壯極

穎陽云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本介子推僖廿四年左傳沈偷天官以私

信耿介不同於俗以故遂不得升進安帝朝隱居著潛夫論三十餘篇後漢書本傳載五篇貴忠篇蓋其一○和安之後世務游宦而符耿介不同於俗乃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足以觀當時風政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臯陶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句法勁

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唐虞周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祿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息夫躬董賢皆西漢哀帝

時天以為盜是四子十六字彈文說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

日富貴則背親捐舊言言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

漢書曰作旦

德二年左傳晉卜偃曰執必亡矣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

漢書曰作旦

漢書曰作旦

漢書曰作旦

漢書曰作旦

情實也

痼音問小兒  
瘡病  
戰國策趙將  
李牧為韓  
所請賜死將  
自誅臂短不  
能及銜乃於  
生以自殺

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  
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  
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  
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  
哺乳多則生痼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  
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  
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巢而增巢其上詞  
儘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鮮也章懷太子曰夫鳥以

亦見太戴禮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

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深中

論常苦崇也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

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

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詞

氣

豪雄直貫到底讀之凜然

許穎陽評潛夫著論五篇獨此篇抑揚反覆曲盡

趙荆陽評取其不激不

詭縷縷當實

對楚王問

宋玉 楚宋玉 郢人屈

李善曰遺行可遺棄之行也

原弟子其楚為大夫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

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得軒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

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轉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首他幾

緊一其為陽春白雪轉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

刻羽雜以流徵轉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

彌高其和彌寡總收二句妙故鳥更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意外

華力雄偉夫蕃離之鷄有力量張銑云蕃離蒿草之屬鷄小鳥也豈能與之料天

地之高哉凌駕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

孟諸夫尺澤之鯢音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

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

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妙在故非獨一可徹策

舉之故

羅景綸評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魚躍夫子

曰逝者如斯夫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

與自家一般皆是于活處看如宋玉對楚王問

其中鳳凰上擊九千里一段心胸何等開闊筆

力何等活動都是拖景物做自家生意

所以描寫出來自是迥別且占地步

般与班同

迴音烟寥遠也

鄒東郭評此篇意思峻絕詞法高簡  
蓋古文中之尤奇偉者

真西山評此後世設  
問之祖

項羽本紀贊

太史公列羽于本紀何也懷王既泯項  
羽主命從其實而紀之也然羽紀以高

帝紀年亦明天  
命之有所歸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益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

瞳子意見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揚衆

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

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

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

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可以力征經營天

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

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鄒東郭評通篇說盡項羽自亡之實而未  
譏其天亡之謬可謂簡而盡也

王鳳洲評英雄志慮累相同余觀高帝微時絲咸陽縱觀

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始皇時

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

也其始之相同如此及二雄城下之歌則威

加海一則力拔山悲歌慷慨各自描寫帝王興

衰氣象雄哉觀此贊成敗之分知力之不如名

義決矣

南溪云項羽  
重瞳與舜重  
瞳同羽雖非  
舜苗裔一目  
至霸王與舜  
自布衣起者  
相然則羽  
亦固命世之  
雄也而羽逞

終至身死國  
亡是羽自取  
也非天命也  
也非天命也  
豪傑存亡係  
之于天古今  
通論此文明  
其自取是子  
長神識高處  
五諸侯齊越  
韓魏燕五國  
並起從項羽  
代秦

唐荆川評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未必皆仁  
勾踐長頸烏喙而禹亦長頸烏喙而長頸烏喙未必皆不仁彼皮相者烏足與論哉此贊言霸力已極直從重瞳著異聞過矣自太史公始

茅鹿門評不可改除文可百餘字而一抑一揚簡勁奇拔曲盡項羽興亡始末且以重瞳著異聞却是筆力高處

異姓諸侯王表

班孟堅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詩書二字世綱與水書傳二字相照舜禹受禮古禪字去聲

積德累功言虞夏有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

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仁行義商周有天下之難

漢書魯作景考之丁天師古曰謂在嬴璣玉衡以齊七政

文勢錯歷文勢錯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

獻獻字句絕意著也言秦襄公始為孝昭嚴稍蠶食六

國秦有天下之難嚴百有餘載至始皇地并天下以德

若彼用力如此收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思周之敗以為起

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

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威權為

萬世安德力兩字有斟酌德指前代力指然十餘年間猛

敵橫發乎不虞此句總上數段見有天下之難然十餘年間猛

齊齊同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

速自斃也絕妙意是以漢亡尺土之階叙漢處獨異一劍

難與艱同

周禮二十五家為閭閭里中門也秦之禁謂墮城銷刃箝語燒書之屬

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

革皆承聖王之烈何則一段總收上許多今漢獨收孤秦

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

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先列月而後及其年時天下

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茅鹿門評此文英發奇偉妙處在鄉秦之禁適所以

鄒東郭評後漢文章以孟堅為最只此一篇氣勢雄

壯造語用字高古誦此輩下皆驚人之句

許穎陽評班孟堅文字余獨錄其簡短者

劉覆瓿明劉覆瓿

名基字伯温青田人元至正初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建議不用安置紹興明

太祖克金陵遣使聘基往獻時務十八策留預謀議輔太祖定天下每忠言敢言太祖嘗以子房沉

之封誠意伯致仕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

抗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

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王鳳洲云句句可予買得其

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

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邊豆奉祭祀好句將

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張個欺字賣者笑曰吾業是有

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

所上若字汝也

業下一本有已字

詩大雅武夫  
光洗武貌

教者古互壞也

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

思。今夫下數段好議佩虎符坐臯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

也。果能授孫吳之畧邪。我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

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邪。因博戲飛神劍推却終南第

調高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

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取。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

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

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後語最有風趣是文機活

處。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子。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

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此轉豈其憤世疾邪者邪。而託于

柑以諷邪。只此一句便結了

鄒東郭評此篇托柑為諷而世情畢著覆瓿之文

茅鹿門評商鞅周鼎之文是

難蜀父老文選以此司馬相如前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

漢書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

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

諫少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

子因宣其使指令

百姓皆知天子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謂高祖威武紛紜。湛恩

至武帝

唐蒙已略通  
夜郎因通西  
南夷道發巴  
蜀漢卒作者  
數萬人治道  
二道不成士

卒歲多物故汪濊湛奇沈厚也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

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囚披從化貌不披靡披上聲囚朝冉從駝音

定策音存邛畧斯榆斯音舉苞蒲再駝罕邛斯榆苞蒲皆地名結軌還

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

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牧夷狄也其義羈

縻此是正道理勿絕而已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今罷三郡之士

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忍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言不歷年

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越之與中國並也臣屬歷年

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

不可乎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羈縻不絕馭夷之正法

不為百姓害且與中國並句見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齊民

之敵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此是破調使者

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蜀

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畧蓋世

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

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劉辰翁云此數語故

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孟子五旬而舉之史記註舉猶拔也文選薦紳作指紳棘步北反文穎曰夜郎越中西南夷后以為牂牁二郡



史洪作鴻沸

作薄升作登

崎嶇作崎隄

感作戚

鴻水下脫落

決江疏河灑

在澹字

註灑分也沈

深也濇安也

分散其深水

以安定其災

也

史無勝字勝

膚理也

史唯嚙作握

齧修作值

史殺作殺老

作兄奴下無

虞字

史洋下有而

字

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

安。夏后氏感之。乃堙鴻水。引禹之治水。可謂率命。決江疏河。灑沈澹災。

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

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音無。無。音

膚不生毛。躬體也。腠埋也。胝蹠也。腠。中。毛也。莊子。兩

何。女曰。暇。無。腠。不生。毛。顏色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

乎于茲。雖是諛詞。然寫出武帝非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瑣。嚙齧。尙文章。俗。嚙。齧。急。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

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

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

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

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

之域。方入時事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

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

位。尊卑失序。相如之文中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

泣。內嚙而怨。曰。李光縉云。如東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

征西夷怨之意

史庚作盤焉作惡

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

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

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風德

文選柯作柯

言德如風行二方西夷南夷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

鱗集相次也如鱗集而仰風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

關沫若沫若二水名以微祥柯微祥柯微寒也以木柵水為夷狄

史靈作零

歌揚外菴曰其字从弋弋杙也繫船木也郭忠恕云从弋

諺之甚令盤江與崇安江皆然讀萬卷書而不行萬里路

者不能識鑊靈山鑊通山道梁孫原也梁橋創道德之塗垂

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李光縉云

厥成天下宵音爽聞昧得耀乎光明宵早也爽明也言化

史曾爽作阻深

昧復得被乎光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

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禔音支安也康樂也夫拯民於沈溺奉

至尊之休德及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丞務

也此小段括一篇意而總繳之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

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

減五下登三讀五常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

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識此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

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鷦音明鷦鷯似鳳南方神於是

鳥寥深也空廓寥寥也

史勞作怠

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

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固靡

徙敝固驚視貌遷延而辭退茅鹿門云偉辯處傾倒

樓迂齋評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擊其實相如只是強分

疏却又要強說道理至以禹治人為比可謂牽

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喜

功之心非所以正救其失也然文字自佳

林次崔評意思與喻已蜀檄同皆好文章

唐荆川評後面自解雖遷就強辯然着他前

貨殖傳一章

司馬遷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正義曰禹居陽城穎川南陽皆夏

度法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

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音雲關東南受漢江淮

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

今謂之夏人王鑿云此文出入變化不可夫天下物所鮮

所多人民謠俗數語結上生下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

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重地廣人稀

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羸蛤隋徒火切音隋張守

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搖之語楚越水

鄉足螺魚蟹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煮而食之不待

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羸音子瘦弱也病

正義曰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塩及地塩燒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極除草也

懶魯簡切懈  
怠也  
六畜馬牛羊  
豕犬雞

苟且墮墮  
之謂也  
偷生無積聚而多負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

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

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

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

事蠶穆文熙云說盡世人欲富之情然世由此觀之賢人

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

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

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舉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

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

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

地如驚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

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

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董公云文

涯溪以指斥譏證使當世不能解兔切中情事妙不可言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

阡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

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

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

說文剽劫劫

推埋酷吏傳

註殺入而埋

之

揆擊持也

郭璞曰挑者

以擊中音挑

動之

阡整溝也

於賂遺也。穆文熙云：詳所叙却似嫚罵人讀之。不覺乃見高才遷豈崇勢利者哉。農工商賈

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

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此不販以遠故。○余有丁曰：引譬語有分曉。

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求之，以德。德者

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

命曰素封。言不仕之人自有田園收養之給，故曰素封。○李廷機曰：叙貨殖之資，而此封侯之家列，粟粟

漆竹以至菽粟之數，可謂飾矣。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

莫不各飾以文，所謂質而不俚也。百司馬貞曰：戶率一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

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

萬。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

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蹄角千，百六十七頭。

賤以此為數。十足羊，澤中千足，二百五十頭。水居十石魚陂，以斤為

計。山居千章之材，章方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

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

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

畝種之田，若千畝，音支。卮蕒，音支。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

侯等。連下許多千字，而句法參差長短相間。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

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

十石魚陂，正義云：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十石，魚賣也。

其花深紺赤，黃也。

徐廣曰：鍾六斛四斗也。千畦，二十五畝。

非音九

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釀釀音渠飲錢飲食被服

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之少

有鬪智既饒爭時饒足錢財則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

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也農為

上未富也商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

語仁義亦足羞也家貧親老七句與無巖處奇士之四句

過中所以來班氏之譏而世之喜長短者則又籍之以紛紛矣

董用均評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曾中所以識見如帝

兒賈堅故鬻錢帛不復知天下禮義何事若然

是下知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數千載斷折

古其是非雖聞謬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

以至是嘗論其千乘之王萬家之侯尚猶患貧

予以為漢武方征伐四夷興神仙土木之事故

府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薦幣耐金而

此失候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

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世耳若以為警言何

至鄙猥顛倒如是耶又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

妙與他傳更較神采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

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可見太史公之材獨冠

古今

酒八月成名  
酌武帝紀耐  
金服凌曰因  
八月酌耐祭  
宗廟時使諸  
侯各獻金來  
助祭

漢書武帝紀  
高廟酎張嘉  
正月日依

明治十三年  
二月廿四日

明治十三年